



勸忍百箴考註卷第三

四明梓碧山人許名奎
上竺前堂芳林釋覺澂 考註 著

矜之忍第五十一

舜之命禹。汝惟不矜。說告高宗。戒以矜能。聖君賢相。以此相規。人有寸善。矜則失之。說悅同賢相之相去聲。

書大禹謨。舜命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書說命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此傳說。進
戒高宗之辭也。夫舜禹高宗之聖君。傳說之賢相。以

此嘉言規戒言人乍有分寸之善若使矜誇即便失之故老子跂者不立章曰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問德政而對以偶然之語問治狀而答以王生之言三師論功皆曰臣何力之有焉為臣若此後世稱賢論去聲

東漢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儀受施氏易光武朝先為江陵令縣連年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復滅後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為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

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嘆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見本傳并建武二十二年鑑○西漢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人也以明經為官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昭帝時為渤海太守在任數年上遣使徵之遂議曹王生愿從功曹以生素嗜酒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從後呼曰明府且止愿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

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因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王生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拜遂為水衡都尉。見本傳。○左傳成公二年。魯衛患齊侵伐。俱如晉乞師以伐齊。晉使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敗齊師於華泉。獲齊車右。逢丑父。齊以甌玉磬賂晉。復魯衛侵地。求成於晉。於是晉師歸。晉景公勞之曰。子之力也。卻克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勞士燮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勞欒書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註庚者荀庚也。時將上軍。而燮為上軍佐代行。故讓言庚所命也。甌彥言二音。廣韻有底甌也。逢丑父。齊之車右也。士之用命。將士之用命也。夫為臣者苟能如此。謙遜不伐。使後人聞知。皆稱其賢也。

文欲使屈宋衙官。字欲使羲之北面。若杜審言。名為虛誕。噫。可不忍歟。誕徒旱徒。旦二切。大也。

唐杜審言。字必簡。子美祖也。襄州人。擢進士。中宗朝為脩文館學士。恃才傲世。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見杜審言傳。如此誇耀。後世稱為虛矜放誕之言。不以為美也。蓋屈原

宋玉之文。俱超今古。而王羲之之字。獨步當時者也。
侈之。忍第五十二

天賦於人。名位利祿。莫不有數。人受於天。服食器用。豈宜過度。樂極而悲來。禍來而福去。樂音洛

趙宋司馬光與王安石論曰。天地所生財物百貨。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書旅獒曰。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唐柳公綽上憲宗大醫箴曰。飲食資身。過則生患。衣服稱德。侈則生慢。○戰國策淳于髡謂齊威王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老子順化章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註若人遭禍而能悔過。

則禍去而福來。若人得福而為驕。則福去而禍來。備見下文。

行酒斬美人。錦障五十里。不聞百年之石氏。人乳為蒸豚。百婢捧食器。徒詫一時之武子。史傳書之。非以為美。以警後人。戒此奢侈。詫丑亞切。誇也。侈尺氏切。

晉王敦字處仲。與從弟王導俱造王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敦固不肯持酒。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嘆曰。處仲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敦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以上見王敦傳。一說石

崇使美人行酒。不見傳記。按王愷乃文明皇后之弟也。又石崇嘗與王愷以奢靡相尚。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崇後為趙王倫所誅。崇母兄妻子皆被害。太史斷曰。石崇學乃多聞情乖悔過。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競爽。春畦霍靡。列於凝沍之晨。錦障逶迤。亘以山川之外。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樂極悲隨。見石崇傳。金谷崇別館也。○晉王濟字武子。尚常山公主。擢侍中。父渾平。吳有功。為尚書僕射。宗黨強盛。風流豪爽。氣盡一時。時武帝嘗幸其家。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皿。婢子百餘人。皆綾

羅袴襪。以手擎飲食。蒸豚肥美。異於常味。帝恠而問之。對曰。以人乳蒸之。上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見世說。及本傳。謂言此數子之豪邁富侈。適為踰禮僭用之愆。非懿德之美。致有敗亡之禍。書此於簡冊。以為後人之鑒戒焉。故曰。以警後人。戒此奢侈。

居則歌童舞女。出則摩轄結駟。酒池肉林。淫窟屠肆。三辰龍章之服。不雨而雷之第。雷力救切。屋水流也。轄音慧。

晉賈充嗣子謚。好學有才思。權過人主。歌童舞女。極選一時。後為趙王倫所殺。○戰國策。楚王遊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又子貢富。結駟連騎。轄車軸頭。

也。○史稱辛紂以酒為池，縣肉為林，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唐玄宗天寶遺事，王元寶以金銀疊為屋，又以銅線斲花徑中。時目曰富窟，屠肆即富室朝烹，暮割，猶市肆中屠宰者也。○漢末仲長統為曹操參軍事，嘗著論名曰昌言，有曰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見仲長統傳。青綸，青絲綬也。鄭玄云：今番夫所佩者也。三辰，日月星也。龍章，山龍華蟲也。蓋尊貴之服，以五綵繪綉於其上，以為文章也。○雷記檀弓註疏云：重雷者，屋之承雷者也。以木為之，承於屋簷，水雷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雷於地。天子之屋四注，四面皆有重雷。大夫之雷，惟前後。士一雷，惟前。乃貴者之舍第，非常人之所得為也。

斯養傳翼之虎。阜，隸人立之豕。僭擬王侯，熏炙天地。斯音斯。○析薪為斯，炊爨為養。又曰趨斯走養，總皆是驅使奴僕之輩。司馬溫公曰：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虎而翼者也。○楊子淵騫篇稱酷吏云：虎裁虎，角而翼者也。○左傳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隸者，隸屬於吏，故官府趨役者曰阜隸。左莊八年，齊侯襄公田於貝丘，見大豕，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

足○晉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惠帝時拜太子少傅家產豐富擬於王者見本傳○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乃過雒陽車騎輜重送之甚衆擬於王者熏炙天地謂炎炎之熱勢可以熏炙天地也故谷永傳曰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

鬼神害盈奴輩利財巢覆卵破悔何及哉噫可不忍歟易謙卦彖曰鬼神害盈福謙○石崇為奢侈之過被收乃嘆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遂斬之詳見聲忍及本傳○東漢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何進辟融先為侍御史出為北海相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又與御史大夫郗慮有隙枉奏融昔在北海欲規不軌大逆不道書奏下融獄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異罪止於身二兒可全否二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有完卵者乎遂夷見世說及本傳并建安十四年鑑各有詳畧不同傳稱融被收二子方奕棊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書盤庚曰汝悔身何及

勇之忍第五十三

暴虎馮河。聖門不許。臨事而懼。夫子所與。

馮音憑

暴虎者。徒搏不用器械。馮河。徒涉不用舟楫也。魯論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與者許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此子路問。夫子行三軍則誰與。而夫子答之如此。蓋子路自負其勇。而意夫子若行軍必與已同為問。而夫子乃以不許而戒之曰。必也臨事敬懼而莫忽。乃能成其事。而不廢也。大凡勇而無謀。則事不成。不懼必致廢事。黜之與舍。二子養勇。不如孟子。其心不動。

黜於糾切舍上聲

孟子曰。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孟施舍之

養勇也。視不勝猶勝也。孟子又曰。我四十不動心。夫黜之養勇。務為必勝為主。專於敵人。舍之養勇。則為無懼為主。專於守己。孟子之不動心。只是盡心知性。無所疑惑。道明德立。動則合義。自無畏怯。固異於黜舍也。

故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聖人格言。百世詔誥。噫。可不忍歟。

魯論孔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此子路問君子尚勇乎。而夫子答之如此。此君子小人。以位言之。謂在上之君子。為血氣所使。而

不以義理制之。則逆理而為亂。若在下之小人。為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肆慾而為盜也。故曰義理之勇不可無。血氣之勇不可有。蓋子路好勇。而夫子救其所失。此乃孔聖之嘉言。能告戒於將來。故云百世詔誥。

直之忍第五十四

晉有伯宗。直言致害。雖有賢妻。不聽其戒。

左傳成公十五年。晉大夫伯宗。賢而鯁直。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於是果為卻錡等。譖於晉侯。厲公殺之。

札愛舛向。臨別相勸。君子好直。思免於難。

好難皆去聲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聘諸國。適晉。說舛向將行。謂舛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舛向。晉大夫也。謂宜危行言遜。以自免於禍難矣。

直哉史魚。終身如矢。以屍諫君。雖死不死。夫子稱之。聞者興起。

魯論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如矢。言直也。史魚。衛大夫名鮪也。○家語困誓篇云。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友任之。史魚諫。

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怪而問焉。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殯之於客位，乃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斯夫子稱美於前，使聞知者觀感而興起於後。故曰：聞者興起，時有汗隆，直道不容，曲而如鈞，乃得封侯；直而如弦，死於道邊，枉道事人，隳名喪節，直道事人身，嬰木鐵噫，可

不忍歟。隳許規切毀也，喪去聲。

記檀弓上。子思曰：「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隆，道汙則從汙。」○魯論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註陳定宇發明曰：直道難容，雖他國皆然，枉道易合。雖吾國亦可。」○東漢五行志：順帝末，京都童謠云：「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鈞，反封侯。」以後梁冀專國，號令李固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胡廣封樂鄉侯，趙戒封厨侯，以應其讖。蓋李固、杜喬等皆有將帥材，執義被誣，而皆下獄死，而胡廣、趙戒曲從。

得寵故云。備見李固等傳及桓帝帝紀註。○隋馮慈明為兵部尚書。為李密所執。欲降之。荅曰。直道事人。有死而已。遂遇害。史稱其千載之後。凜然如生。○司馬遷書曰。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鬻毛髮嬰金鐵受辱。見文選并本傳。

急之忍第五十五

事急之弦。制之於權。傷膏捫足。倒印追賊。誑梅止渴。扶背悞敵。扶且栗切打也。

謂事有忽然猝至。猶弓弦之急。須以權變制之。則可。不然則危。如漢光武至潁沱河。迫於王郎之急。而王霸詭言冰合而獲濟。後光武曰。王霸權以濟事。皆此類也。見王霸傳。○史漢王高祖與楚皆軍廣武。因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傷膏。漢王捫足曰。虜中吾指耳。創發扶病出戰。以制其下。廣武地名。在敖倉西三室山上。彼時漢楚皆駐軍於此。○唐德宗時。有姦臣朱泚寇襄城。上徵涇原兵救之。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城。軍士冒寒雨。携子弟來。冀有厚賜。既至。一無所賜。惟糲食菜餒。衆怒。擐甲張旗鼓。譟上。遽命賜帛。人二疋。衆益怒。射殺中使。遂入城。百姓震駭。上與諸王公主如奉天。今陝西乾州也。賊衆奉

朱泚入宮。居白華殿。自稱權知六軍。遣韓旻將精兵一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時司農段秀實謂將吏岐靈岳曰。事急矣。遂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乃倒用司農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見段秀實傳。并建中四年鑑。○三國魏武曹操行役失汲道。三軍皆渴。乃令曰。前有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軍士聞之。口皆水出。乘此得及前源。見世說。○東魏侯景等圍獨孤信於金墉。信告急於北魏丞相宇文泰。泰進軍灑東。侯景等夜解圍去。泰率輕騎追景於河上。景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

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而汝也。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籠東註云。沾濕衣服貌。見梁大同四年鑑。并隋書李穆傳。

判生死於呼吸。爭勝負於頃刻。蝮蛇螫手。斷腕宜疾。冠而救火。揖而極溺。不知權變。可為太息。噫。可不忍歟。腕烏貫切。極蒸上呼。

謂夫事急之際。能以權變制之。則生且勝。否則死且殆。分判在於呼吸。一息之間。故陸魯望曰。蝮蛇一螫。

手。壯士疾解腕。謂言蝮蝎蛇虺。一肆毒於手。即當速疾斷去其手腕。遲則毒流肢體。此制急之術也。○唐陸贄上德宗六失。有曰。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是謂從容極溺。揖遜救焚矣。冀無沾危固已難矣。○抱朴子曰。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極溺也。○東漢崔寔著政論畧曰。聖人能與世推移。俗士苦不知變。又西漢賈誼上疏曰。可為長太息者六

死之忍第五十六

人誰不欲生。罔之生也幸而免。自古皆有死。死得其所。道之善。

孟子曰。義我所欲也。生亦我所欲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魯論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註罔不直也。張氏曰。天理本直。在人則循而行之。莫非生道也。罔則昧其性。其生特幸免而矣。孔子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白帖三國魏五經為事被收。泣辭母。母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人誰不死。死得其所。何恨之也。故魯論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語錄云。如此干之死。方能善道。

岩墻桎梏。皆非正命。體受歸全。易簣得正。在切切。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岩墻之下。桎梏死者非正命。

也。岩墻墻之將覆者也。知命者。即不處危地而取覆壓之禍。桎足械。梏手械。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岩墻者同。皆人自取。非天所與。俱非正命耳。○記祭義。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父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記檀弓。上。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篋。與。曾子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能易也。起而易之。曰。我得正而斃焉。篋。篋也。華者。畫飾之美。皖。節目。

平瑩。又見曾子本傳。

召忽死。糾。管仲不死。三。釁。三浴。民受其賜。釁。許覲切。

春秋齊襄公。無道。鮑炆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小白。襄

公庶弟也。及無知弒襄公。無知。襄公庶族弟也。管夷

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以兵納之。未克。而小白

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公子糾。於魯之生竇。召忽死之。

糾。桓公弟也。仲忽。糾之傅也。生竇。地名。召忽。義不生

辱。故從糾死。桓公既立。使鮑炆牙為宰。辭曰。若必治

國家者。則其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及。管夷者。五。乃使

人請於魯。莊公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

戮之於群臣。故請之。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迎于郊。而與坐而問焉。遂以為相。註云三釁者。以香塗身曰釁。一作薰。魯論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註受管仲之惠澤也。此荅子貢問管仲不能死之辭也。太抵召忽之死為守節。管仲不死為樹功。蓋桓公兄也。合立當事之子糾弟也。不當輔之以爭國。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事見左傳。莊公八年九年。并史齊世家。及國語。

陳蔡之厄。回何敢死。仲由死衛。未安於義。

莊子外篇云。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家語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絃歌不衰。○魯論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蓋孔子遇匡人所圍之難。而顏淵相失在後。既而後來。而夫子迎謂之曰。吾以汝為死矣。而顏回荅之曰。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而赴之。

今夫子幸在。則回何敢犯匡人之鋒乎。○仲由孔子弟子。字子路。又名季路。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太子蒯聩自戚入。迫孔悝於廁。強盟之。欲令逐。輒遂。刳以登臺。時子路仕於孔氏之邑宰。聞之。將入。門已閉矣。子羔曰。弗及。季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及入。太子下石。乞孟釐敵之。以戈擊子路。斷子路冠纓而死。故魯論孔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陳定宇發明其說云。使子路若能審義而仕。以義而死。則死得其所。而子路終不能也。朱子又曰。子路事輒不去。卒死於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又

見禮記

百金之子不騎衡。千金之子不垂堂。非惡死而然也。蓋亦戒乎輕生。噫。可不忍歟。惡去聲。

西漢文帝從霸陵上。飲西馳峻阪。時中郎將袁盎並車。擊轡上曰。將軍怯乎。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遊不騎衡。聖主不乘危。不繳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有如馬驚車敗。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見袁盎傳。衡者殿邊欄楯也。垂堂者。垂於堂之邊也。人遊於此。恐有墜墮之患。○以後孫伏伽亦用此語諫太宗。

生之忍第五十七

所欲有甚於生。寧舍生而取義。舍上聲。

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註。生活也。固重矣。是我心所欲。義天理之所宜。則尤重焉。亦我心之所欲也。二者時或不得兼有。即却生而取義之尤重者。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苟遭之變。欲全生則害義。欲全義則不得其生。與其不義而生。不若合義而死。為愈也。

故陳容不願與袁紹同日生。而願與臧洪同日死。元顯和不願生為叛臣。而願死為忠鬼。天下後世。稱為烈士。讀史至此。凜然生氣。

東漢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舉孝廉。補即丘長。袁紹竒之。與結友好。以洪為東郡太守。時曹操圍雍丘。甚急。洪從袁紹請兵將赴難。紹不與。洪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丘遂潰。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舉兵圍洪。歷年糧盡。城陷。生擒洪。紹謂曰。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多殺忠良。以立奸威。惜洪力劣。不能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殺之。洪邑人陳容。時

在紹座。謂紹曰。將軍舉天下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慚。使牽出。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遂見殺。在座者無不嘆息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見臧洪傳。并獻帝興平二年鑑。四世五公者。謂袁安及子敞。孫湯。曾孫逢。隗也。○南梁武帝時。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叛魏歸梁。魏安東長史元顯和舉兵與戰。法僧擒之。執其手。命使共坐。顯和曰。與翁比。出皇家。翁以地叛。獨不畏良史乎。法僧猶欲慰之。顯和曰。我寧死為忠鬼。不能生為叛臣。法僧即殺之。見普通六年鑑。○東漢馬援謂孟冀曰。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何能死兒女手乎。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趙宋楊由義與胡昉使金國。不肯拜曰。若死此間。做得箇忠孝鬼。千載之下。凜然猶有生氣。夫臧洪。元顯和。如斯之忠烈。書於史冊。使普天之下。百世之後。讀而知之者。其人雖死。而英風忠義。凜乎猶在也。故曰。讀史至此。凜然生氣。蘇武生還於大漢。李陵生沒於沙漠。均之為生。而不得並祀於麟閣。噫。可不忍歟。

西漢蘇武字子卿。武帝天漢元年為中郎。使持節送

匈奴使留在漢中者至匈奴。匈奴脅降。武不從。置之
大窖。絕飲食。武齧雪并旃毛吞之。得不死。徙武北海
無人處。持漢節。不屈。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
奴之明年。李陵降於匈奴。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
與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
使陵來說足下。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武曰。武
父子無功。位列將爵。常得肝腦塗地。死無所恨。願勿
再言。王必降。請効死於前。陵喟然嘆之。泣下沾衿。決
去。後。昭帝即位數年。與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
死。後。漢使復使匈奴。時有常惠。夜見漢使。教漢使者
言上射上林。得鴈足繫帛書。言武在某澤中。單于驚
謝。乃還武。武留匈奴十九年。始於強壯出。及還。鬚髮
盡白。封典屬國。見本傳。常惠。漢人。隨武陷匈奴者。○
李陵。字少卿。廣子也。天漢二年。為別將。擊匈奴。戰敗。
降虜。單于以女妻陵。立為右校王。與衛律皆貴用事。
漢遣公孫敖迎之。不還。誅其族。會蘇武陷匈奴。嘗置
酒與飲。後武還。陵復置酒賀。陵泣下數行。因與武訣
別。後終單于。見蘇武李陵傳。○宣帝甘露三年。圖功
臣大司馬霍氏。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
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十一人於麒麟閣。其陵

降虜誅族。故曰不得並祀於麟閣。

滿之恐第五十八

伯益有滿招損之規。仲虺有志自滿之戒。夫以禹湯之盛德。猶懼滿盈之害。虺許偉切。

書大禹謨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此大禹誓師伐有苗。而伯益贊佐于禹之辭。言天道雖遠。惟德可以感動。無遠不被其澤。况苗民乎。苟自滿者。適足以招損。自謙者。則可受益。虧盈益謙。固天道之常耳。○書仲虺之誥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此湯既勝夏。而仲虺作此以告。

湯王之辭。言苟能日新其德。則萬邦皆懷慕我德。而綏服。若自滿其志。則雖九族之至親。亦皆惡我而離散。斯禹湯咸有盛大之德。猶懷滿盈為害之懼。乃為規戒之辭也。

月盈則虧。器滿則覆。一盈一虧。鬼神禍福。

易豐彖曰。日中則仄。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戰國秦策蔡澤對應侯曰。日中則移。月盈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家語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歌器焉。問中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虧。中則正。滿則覆。顧謂

弟子曰。以水注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易謙卦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昔劉敬宣不敢逾分。常懼福過灾生。實思避盈居損。三復斯言。守身之本。噫。可不忍歟。分去聲。

晉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安帝時為冀州刺史。時豫州刺史諸葛長民貽敬宣書曰。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書曰。下官常懼福過灾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吾敢當。見劉敬宣傳。○易損。曷之用。二簋可用。享。集疏徐氏曰。曷之用。乃問辭也。二簋可用。享。答辭也。古者享禮。以四簋為中。陳饋八簋為盛。當損之時。二簋雖薄。亦可用享也。註損減省也。故序卦曰。損而不已。必益。謂言使後人聞斯言者。日能三玩其旨。適足為守身之根本也。

快之忍第五十九

自古快心之事。聞之者足以戒。秦皇快心於刑法。而扶蘇嬰矯制之害。漢武快心於征伐。而輪臺有晚年之悔。荀子大畧篇云。人有快。則法度壞。漢刑法志。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道。滅禮誼之官。專任刑法。躬操文墨。秦史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今天下已

定士則學習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由是坑儒焚書。專用秦法。三十七年。始皇出遊。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高與斯謀。乃相詐為始皇詔。丞相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曰。扶蘇為人子不孝。賜劍自殺。扶蘇自殺。見李斯等傳。初。始皇焚書坑儒。而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北監蒙恬。至是殺之。○西漢武帝在位。窮兵黷武。好事四夷。至晚年。有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請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民困。老弱孤獨。今又請遣卒田輪臺。欲起亭隊。是撓擾天下。非所以優民。朕不敢聞。司馬公曰。孝武能晚年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見征和四年鑑。謂夫以上快心之事。聞者可以為戒。不可以為法也。

人生世間。每事欲快。快馳騁者。人馬俱疲。快酒色者。膏肓不醫。快言語者。駟不可追。快鬪訟者。家破身危。快然諾者。多悔。快應對者。少思。快喜怒者。無量。快許可者。售

欺。與其快性而蹈失。孰若徐思而慎微。噫。可不忍歟。售
音壽

快馳騁人馬俱疲者。即相如校獵賦云。若夫終日馳
騁。勞神苦形。疲車馬之用。杭士卒之精。杭五官切。杭
當作椀。吳秘註。楊子椀者。刮磨也。○快酒色膏育不
醫者。即春秋晉侯有疾。求醫於秦。秦醫曰。疾不可為
也。是謂近女室。又曰。在肅之上。膏之下。達之不及。藥
不至焉。不可醫也。快言語駟不可追者。即鄭大夫鄧
析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追也。快鬪訟家破身危者。如
人健於爭競鬪訟者。即破散家財。危殆身命也。快然

諾多悔者。即老子云。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也。快
應對少思者。即子路率爾而對也。快喜怒無量者。量
界限也。如英布初見高祖。踞蹠則怒。欲自殺。後見供
帳。即喜。以過望之類。快許可售欺者。謂其輕於許諾
人物者。必至後悔。至用大小斛斗。長短丈尺。相瞞售
欺於人也。與其快性而蹈失者。即范質詩云。苟不慎
樞機。災危從此始。是也。孰若徐思而慎微者。禮記曰。
謹思之。孔子曰。君子有九思。新安陳氏曰。君子當隨
事隨處。各致其思。則處已待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
其則矣。○揚子脩身篇云。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

董仲舒對武帝曰慎微者著

取之忍第六十

取戒傷廉有可不可。齊薛餽金。辭受在我。餽求位切。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謂不能精察審處。當其可否。而過取之。則固傷害於廉潔。介守之操也。

○孟子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孟子曰。皆是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

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註兼金。好金。價兼倍常也。鎰。二十兩。蓋在薛有兵難。設戒備之心。義所當受。在齊則無所處之事。義所不當受也。或辭而不受。或受而不辭者。在我者。皆當其義也。

胡奴之米。不入脩齡之甌。釜。袁毅之絲。未克巨源之機。杼。計日之俸。何慚。暮夜之金。必拒。

晉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時。陶胡奴為烏程令。送米一船與之。卻不肯收。直荅曰。王脩齡若饑。自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送米。見世說。胡奴。陶侃之子也。謝仁祖。鯤之子也。安從。兄名尚。時為鎮西將軍也。

○晉山濤字巨源。河內人。早孤貧。少有氣量。介然不羣。先任吏部郎。後遷尚書。以母老辭職。疏十上。乃聽。帝以濤清儉。加賜床褥。裊帳。禮秩崇厚。時莫與比。初。濤布衣家貧。及居榮貴。貞慎儉約。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為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觔。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揜。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故。見本傳。○東漢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安帝時舉茂才。先任荊州刺史。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邑令王密乃故荊州所舉

茂才。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人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震中子秉。字叔節。明京氏易。博通書傳。拜侍御史。頻出為豫荆徐兗四州刺史。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遺之。閉門不納。桓帝即位。遷尚書。俱見本傳。後唐太宗行至震墓。親為文以祭之。○又漢羊陟。拜河南尹。趙咨拜東海相。亦皆計日受俸。各見本傳。

幼廉不受徐乾金錠之賂。鍾意不拜張恢贓物之賜。彥回却求官金餅之袖。張奐絕先零金鏃之遺。千古清名。

照耀金匱。噫。可不忍歟。

北齊李幼廉。趙郡高邑人。少寡慾。為兒童時。初不從人家有所求請。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強付輒擲地。州牧以其蒙幼而廉。故名幼廉。後齊主時。為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富而強橫。歷政不能禁。幼廉初至。因其有犯。收繫之。乾密通䟽。奉黃金百挺。妓婢二十人。幼廉不受。遂殺之。見魏李義深傳。○東漢鍾離意。字子何。會稽山陰人。舉孝廉。明帝時。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贓伏法。籍其資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問其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

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見本傳。○南宋褚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幼有清名。歷位吏部尚書。有人求官。袖中懷金一餅。求清。開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公自應得官。何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慚。收金而去。彥回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見本傳。○東漢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舉賢良。拜議郎。桓帝時。為屬國都尉。時南匈奴寇美稷東羌。而奐擊破南匈奴。東羌豪感奐恩德。上奐馬二十四匹。先零酋長

又遺金鑊八鎰，與並受之。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似此正身潔已，無不悅服。威化大行。見本傳。及永壽元年，鑑鑊居御切。說文：器似夾鍾。莊子云：以金為之。○西漢丁俊，佐漢有功。高帝即位，剖符作誓名，藏金匱石室。言今脩齡等清白之名，亦猶是也。故曰：千古清名，照耀金匱。

與之忍第六十一

富視所與，達視所舉，不程其義之當否，而輕於賜予者，是捐金帛於糞土，不擇其人之賢不肖，而濫於許與者，是委華袞於狐鼠，予上聲。

戰國魏文侯欲立相，問李克曰：李成與翟璜孰可？李克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寡人之相定矣。○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法也。謂取與之際，不量度義之當與不當與，而一槩輕於妄與者，如將金銀布帛，棄捐於糞土之中也。狐，妖獸也。鼠穴，蟲也。華袞，貴者之服也。天子龍袞，故谷梁傳序云：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謂不別人之賢與不肖，而濫於付與者，正猶委此貴服於彼賤類也。○史唐玄宗

朝判度支。奏帑藏克物。上帥羣臣觀之。視金帛如糞土。賞賜無限。○孔叢子子思云。吾聞饋人之物。不肖者受之。如棄於溝壑。○又說苑子思居衛。緼袍而無裘。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人。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受也。

春秋不與衛人以繁纓。戒假人以名器。孔子周公西之。急而以五秉之與。責冉子。噫。可不忍歟。繁音確。

左傳成公二年。衛使孫良夫侵齊。齊師次于鞠居。孫

良夫退困。新築人仲犛于奚救孫良夫。以免衛。以邑賞于奚。于奚辭。請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註曰。繁纓者。諸侯之制。以朝于君者也。○魯論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註云。子華。姓公西。名赤。字子華。冉子。名求。皆孔子弟子也。言公西赤嘗為孔子使於齊國去了。冉求為赤母請粟於孔子。孔子言與之六斗四升之一釜。冉求再請加益之。孔子言與十六斗之一庾。而冉子乃私與之十

六斛之秉者五。而孔子乃責冉子曰。公西赤往齊國。乘肥壯之馬。服輕美之皮裘。復言我聞君子之濟人。但補不足。而不續有餘也。

乞之恐第六十二

簞食豆羹。不得則死。乞人不屑。惡其蹴爾。惡去聲。蹴七宿切。

孟子曰。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蹴爾與之。乞人不屑也。簞。竹器也。食飯也。豆。木器也。羹。湯也。蹴。踏也。不屑。謂為不潔也。乞人。丐乞之人。言斯人尤饑渴之甚者。欲得飲食之最急。而猶惡其不潔。寧死而不食也。晚菘。早韭。赤米。白鹽。取足而已。安貧養恬。

南宋周顥字彥倫。顥七世孫也。仕宋為國子博士。嘗於鍾山西立隱舍。沐浴則歸之。清貧寡慾。終日長蔬。王儉謂顥曰。卿山中何所有。荅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又文惠太子問顥。菜食何味最勝。顥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於斯自足。不慕於人如此。見周顥傳。○東漢馬少遊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纔足。至求羸自苦。爾。○陶潛詩云。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莊子繕性篇。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無以知為。謂之養恬。註曰。知。周萬物。而淡然自若者。謂之養恬。巧於鑽刺。郭尖李錐。有道之士。恥而不為。

北魏郭景尚。字思和。太原人。涉歷書傳。曉星歷占候。言事頗驗。初為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善事權寵。世號郭尖。將位中書侍郎。未拜而卒。見郭祚傳。○北魏李崇子。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役。頗有將材。為三關別將。討羣蠻。大破之。孝武時為後將軍。拜鴻臚卿。又遷相州刺史。性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時高達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為李錐。見李崇傳。○有道之士。恥而不為者。即傳所云。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者也。若郭李所為之事。實恥之而不為也。

古之君子。有平生不肯道一乞字者。後之君子。詐貧匿富。以乞為利者矣。故陸魯望之歌。人皆所謂好男子。我見婦人留鬢眉。奴顏婢膝真乞丐。反以正直為狂癡。噫。可不忍歟。

陸魯望。唐人。隱三吳。自號江湖散人。乃著歌曰。江湖散人歌。有曰。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鬢眉。奴顏婢膝真乞丐。反以正直為狂癡。謂世俗所謂此美好男子。我見其與婦女何異。特留其鬢眉。得名為男子。而善其柔順俯仰之奴顏。逞其側媚逢迎之婢膝。真類乞丐之態度。却反指正直之人為狂妄癡愚。其

刺世俗之澆薄如此

求之忍第六十三

人有不足於我乎。求以有濟。無其心休休。馮驩彈鋏。三求三得。苟非長者。怒盈於色。維昔孟嘗。傾心愛客。比飯弗憎。焚券弗責。欲効馮驩之過求。世無孟嘗則羞。欲効孟嘗之不吝。世無馮驩則倦。羞彼倦此。為義不盡。驩呼

官切

詩黍離云。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大槩人。凡有不足之事。當以義禮制之。可以取。可以無取。以其有者。當濟其無者。於我心則休休然。無欲自得。有何過求而

取辱焉。○戰國策齊孟嘗君。姓田。名文。公曰靖。郭君子。田嬰。齊宣王庶弟也。招致賓客。常數千人。貴賤一與文等。曾待客。夜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文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到。時有馮驩。貧乏不能自存。聞孟嘗君好客。見之。置傳舍。居有頃。乃彈鋏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文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遷之代舍。更代侍奉。出入乘車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之於是。馮驩不

復歌。孟嘗君問門下客誰能為文收責於薛。馮驩署曰能。孟嘗君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憤於憂。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乎。驩曰。愿之。於是臨行曰。督責畢。何市而反。孟嘗曰。視吾家寡有者。驩至薛。見其貧不能與者。悉取券焚之。長驅到齊。晨求見。孟嘗恠其疾。衣冠而見之。曰。來何疾也。何市而反。對曰。君宮中積金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所寡者唯義耳。與君市義。而彰君之善聲也。孟嘗乃拊手而謝之。後期年。孟嘗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於道中。孟嘗謂驩曰。先生為文市義。乃今見矣。

償債安得惠開給喪誰是元振噫可不忍歟

南梁蕭惠開少有風氣。涉獵文人。拜益州刺史。將還。府錄事參軍劉希微負蜀人債將百萬。為債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而廐中凡有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償債。其趣不常如此。見蕭思話傳。○唐郭元振。魏州人。少有大志。十六歲與薛稷等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喪服者扣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給喪。元振盡與之。無少吝。不質名氏。稷等嘆駭。後仕武后。睿宗。玄宗三朝。位致平章。

封代國公。見本傳。

失之忍第六十四

自古達人。何心得失。子文三已。下惠三黜。二子泰然。曾無愠色。

魯論記子張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註云。愠。含怒意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字子文。楚之上卿。令尹也。其人三登仕為令尹之官。而喜不形於外。三罷其職。而怒亦不形於外。蓋其心休。休焉。而得失何關與焉。○下惠。柳下惠。姓展。名禽。魯大夫。嘗為魯國士師之官。三見黜於君。而不去。故魯

論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孟子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詳註云。柳下惠。時不用。而遺佚則不怨。身不達。而阨窮則不憫。憫。憂憫也。子文。又見喜忍。下惠。又見直忍。

銀盃羽化。米斛必耗。二子淡然。付之一笑。

唐柳公權。文宗朝。充翰林學士。而主藏奴。盜用嘗貯銀盃。盃一筭。緘識如故。而器皆亡。而奴妄言。叵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不復詰。見本傳。○南梁張率。字士簡。十二能屬文。天監中。為司徒。性嗜酒。不事於家務。

尤忘懷。在新安。遣家童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宅。耗其太半。問其故。答曰。鼠雀耗。率笑曰。壯哉鼠雀。竟不研問。見張裕傳。

蓋有得有失者。物之常理。患得患失者。目之為鄙。塞翁失馬。禍兮福倚。得喪榮辱。奚足介意。噫。可不忍歟。塞喪皆去聲。

徽庵程氏釋一治一亂曰。氣化在天者。有盛有衰。事理在人者。有得有失。○魯論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註云。鄙者。庸劣之謂。得者。得其富貴。

權利。謂此鄙夫未得富貴權利之時。則惟患不得之。既已得權利富貴之時。則又惟患其或失之也。○淮南子曰。塞上之人。有善馬者。號塞翁也。其馬亡入胡人。皆弔之。翁曰。此何詎不為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翁曰。此何詎不為禍。時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墜而折髀。人皆弔之。翁曰。此何詎不為福。居一年。胡人大入。丁壯戰死者十九。此子獨以跛足。故父子得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變化不可測。死九者十分中死九分。○老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利害之忍第六十五

利者人之所同嗜。害者人之所同畏。利為害影。豈不知避。貪小利而忘大害。猶痼疾之難治。鴆酒盈器。好酒者飲之而立死。知飲酒之快意。而不知毒入腸胃。遺金有主。愛金者攫之而被繫。知攫金之苟得。而不知受辱於獄吏。攫居縛切。

荀子榮辱篇云。好利惡害。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道則異。○淮南子曰。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痼疾。久固之病也。故曰難治。喻夫貪利忘害之人心。亦猶是也。○劉子利害篇云。利害者得失之本。

得失者成敗之源。就利而避害。愛得而憎失。物之常情。眩於利而忘於害。黃口以貪餌而忘命。異鵲以見利而忘身。是以智者見利而思難。闇者見利而忘患。思難而難不至。忘患而患反生。又曰。鴆酒盈卮。渴者弗飲。非不渴也。飲之立死。故漢書霍諝傳。諝奏記於梁商。有曰。觸冒死禍。以解微細。譬如療饑於附子。止渴於鴆毒。未入腸胃。已斷咽喉。○列子說符篇云。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金而去。吏捕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止見金。不見人。○東漢樂羊子。河南

人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耒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金於野。見列女傳。

以羊誘虎。虎貪羊而落窞。以餌投魚。魚貪餌而忘命。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陷窞。搖尾而求食。○史蔡澤謂應侯曰。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之智。非不足於避辱遠死也。而所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見本傳。○孔叢子。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鮎魚。馬。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鮎魚。鮎魚難得者也。子如

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鮎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鮎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

虞公耽於垂棘。而昧於假道之詐。夫差豢於西施。而忽於為沼之禍。夫音扶。豢音患。

左傳。僖公二十年。晉大夫荀息。請晉獻公以屈地所產良馬。與垂棘之地。所出美玉。假借道路於虞。問罪於虢。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晉遂起師。會虞師伐虢。滅虢。下陽。五年。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又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唇亡齒寒。

者。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弗聽。宮之
竒以族行。是年冬十二月。晉滅虢。遂襲虞。執虞公。及
其大夫井伯。虞遂滅。○左傳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
越兵於夫柎。棲越王於會稽。越使大夫種。因吳太宰
嚭。以行成。吳許之。子胥諫曰。不可。二十年之外。吳其
沼乎。不聽。註云。沼乎。謂壞宮室為汙池也。國語越人
飾美女八人。納之吳。美女蓋越之苧羅西施家女。故
名西施。備見色。恐。又哀公十一年。越子率眾以朝吳
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大喜。惟子胥懼曰。是豢
吳也。夫豢者。養也。言越之進美女西施於吳。猶養吳
也。如人之豢養犧牲。特養而殺之也。後至二十二年
越伐吳。遂滅。

七首伏於督亢。貪於地者。始皇毒刃藏於魚腹。溺於味
者。吳王噫。可不忍歟。七。卑履切。七首。劍屬形似匙。

戰國策。燕太子丹。皆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恐其
禍至。因田先生薦。得荆軻。既至。太子避席曰。今秦有
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誠得天下之勇士。使秦。闕
以重利。秦王貪其執。必得所願。唯荆卿留意焉。荆卿
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悅
見臣。臣乃有報太子。於是求得趙人七首。以藥淬之。

以試人。血濡縷立死。乃裝於圖軸。遣軻行。既至。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見燕使者於咸陽宮。軻奉圖進。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擗之。未至身。秦王驚起。袖絕。軻逐之。引匕首。擗王。不中。軻死之。按刺客傳。荆軻。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左傳。昭公二十七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楚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言不索求。何能有所得。我王嗣也。吾欲求之。鱄設諸曰。王可殺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設諸言我母年老。我子年幼。我無若是何。鱄以老幼托光。光曰。我爾身也。言我身即汝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言掘地為室。伏甲於中。獻羞者。皆解衣於門外。易衣而進。防姦細也。鱄設諸。實劍於魚腹中。以進。抽劍刺王。刺客傳。稱專諸。擘魚以匕首刺王。夫以上四君所貪。各有所失。豈不謂利為害影者乎。

頑嚚之忍筮六十六

心不則德義之經。曰頑。口不道忠信之言。曰嚚。頑嚚不

友。是為凶人。其名渾敦。惡物醜類。宜投四裔。以禦魑魅。唐虞之時。其民淳。書此以為戒。秦漢之下。其俗澆。習此不為恠。

左傳文公十八年。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於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渾敦皆上聲。即驩兜也。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謂之窮奇。即共工也。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即鯀也。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賂。謂之饕餮。即三苗也。

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書舜典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註魑。山神獸形。魅。老精物也。即木石之精恠也。○漢書王莽傳云。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蓋上古之世。民俗淳厚。故書此以為警戒。後世風俗漸薄。習此為常。不為恠異也。

蓋凶人之性。難以義制。其吠噬也。似犬而獠。其抵觸也。如牛而齧。待之以恕。則亂。論之以理。則叛。示之以弱。則

侮。懷之以恩則玩。當以禽獸而視之。不與之鬪智角力。待其自陷於刑戮。若煙滅而燭息。我則行老子守柔之道。持顏子不較之德。噫。可不忍與。獬居例切。鬻尺制切。

燭音黠又音爵

性者。生也。既生有稟。曰性。程子曰。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為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為愚人。此乃稟得至濁之氣而生。乃為凶頑之人也。故難以義禮制之。猶狂犬之噬人。癡牛之觸物也。獬。狂犬也。北魏斛律光曰。譬如獬狗。或能噬人。鬻。牛角一俯一仰也。○待之以恕。則亂者如安祿山。討契丹。敗績。張守珪奏請以軍法

斬之。玄宗惜其才而赦之。後遂反。致亂之類也。論之以理則叛者。如唐李希烈。據郡不廷。上遣顏真卿宣諭禍福。而希烈羈真卿而叛之類也。示之以弱則侮者。如孫臏之與龐涓。滅竈示弱。而涓易而侮之。乃倍日行逐。至馬陵被擒之類。又如狄人侵邠。太王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皆不得免其所侵者。亦猶是也。懷之以恩則玩者。如湯之與葛伯。遺以牛羊。往為之耕。而葛伯殺其餉童。奪其酒食。豈不謂懷之以恩則玩。而何。孔子所謂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也。當以禽獸而視之。不與之鬪智角力者。即西漢書匈奴傳云。夷

狄之人。聖王以禽獸畜之。不與誓約。不就攻伐。○夫以上數子。雖則頑嚚如是。然皆取禍以自滅。遺無噍類。豈不謂之自陷於刑戮。而煙滅燭息者乎。燭音爵。又音醮。火炬也。○老子歸元章云。守柔曰強。任信章云。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又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魯論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較。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友。馬融以顏淵也。蓋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有犯者。如蚊蟲過前。自不覺得。所以不與之計較也。

不平之忍第六十七

不平則鳴。物之常性。達人大觀。與物不競。

韓文送孟東野序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不平者乎。○漢賈誼鵬鳥賦曰。達人大觀。物無不可。○大雅桑柔篇云。君子實維。秉心無競。

彼取以均石。與我以錙銖。彼自待以聖。視我以為愚。百黍為一銖。六銖為一鎰。二十四鎰為一兩。十六兩

為一斤。三十斤為一均。四均為一石。大而化之之為聖。又聖者通也。愚蠢也。暗昧也。謂言彼自取以均石之多。却與我錙銖之少。彼自稱為聖者之尊。却視我為愚者之卑。賈誼賦曰。小智自私。賤彼貴我。此皆是不平也。

同此一類人。厚彼而薄我。我直而彼曲。屈於手高下。人所不能忍。爭鬪起大禍。我心常淡然。不怨亦不怒。彼強而我弱。強弱必有故。彼盛而我衰。盛衰自有數。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子與秦人侵鄭。五月至城麋。鄭邑也。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麋之邑。出與

楚師戰。敗。楚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穿封

戍。與圍皆楚王子。爭其所獲皇頡之功。正於伯州犂。

伯州犂。楚大夫。二公子。正曲直於伯州犂也。伯州犂

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

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介弟也。下其手

曰。此子為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

遇王子弱焉。弱。敗也。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囚本

戍。獲而伯州犂阿意附權。乃高上其手指。囚曰。此圍

王子也。謂尊也。復低下其手指。曰。此戍城外縣尹也。

謂卑也。而囚會其意。乃反其言。是王子圍獲也。故戍

怒。抽刀將殺。圍。圍走遠。追之弗及。似此不平。致有爭論起禍之端。於我則皆能忍之。淡然不介於懷。何怨何怒。○西漢匈奴傳云。強弱有時。○揚子先知篇云。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所以宋宰相范質詩云。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

人衆者勝天。天定則勝人。世態有炎燠。我心常自春。噫。可不忍歟。燠音郁。熱也。

春秋伍子胥以吳師伐楚。五戰入郢。掘平王墓。出尸鞭之。申包胥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態者世人之態。

度言隨其人之炎涼之勢。奔走趨附。退謝我心則不然。常如春氣溫和也。

不滿之忍第六十八

望倉庾而得升斗。願卿相而得郎官。其志不滿。形於辭氣。

倉庾。藏穀物之宇也。又在邑曰倉。在野曰庾。又庾十六斗之量器也。卿九卿也。太常卿掌禮儀祭祀。光祿卿古掌宿衛宮殿門戶。今掌御膳。衛尉卿掌宮衛士。太僕卿掌車駕。廷尉卿平獄。大鴻臚卿掌贊禮宗正。卿掌宗室。大司農卿掌錢穀。少府卿掌服御諸物者。

也。相宰相。又曰丞相也。相有左輔右弼。前疑後丞。郎官縣令邑宰也。謂言人心所慕者廣大。所得者卑微。豈不有不满辭氣形諸言貌之間者哉。此為下張本也。

故亞夫之怏怏。子幼之嗚嗚。或以下獄。或以族誅。

西漢周亞夫。景帝時封條侯。帝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觥。無切肉。又不置筯。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筯。尚席者。主席者也。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詳所者。憊恨也。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註鞅與怏同。志不滿也。

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可塋者。為人所告。事連汚亞夫。召詣廷尉。至獄。不食五日。嘔血而死。見本傳。及後元元。年鑑。○西漢楊惲。字子幼。輕財好義。廉潔無私。宣帝時。為光祿勳。為太僕。戴長樂上書。告惲怨望。免為庶人。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其友孫會宗。與惲書。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內懷不服。報書曰。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何虧矣。當為農夫。沒世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嗚嗚。人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

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坐憚大逆無道。腰斬。妻子徙酒泉。見本傳。及五鳳四年。鑑秦李斯上書云。擊甕叩鉗。彈箏搏髀。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聲也。或以下獄者。指亞夫。或以族誅。指子幼。

淵明之賦歸。楊雄之解嘲。排難釋忿。其樂陶陶。

晉陶元亮。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潯陽人。為彭澤令。八十餘日。郡守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乃嘆曰。我不能五斗米折腰。拳拳以事鄉里小兒邪。遂解印綬去。縣歸田園。因賦歸去來辭。以自况。其辭有曰。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聆廷柯以怡顏。悅親戚

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之句。○西漢楊雄。作解嘲文。以寄意。托人嘲已。以自答之。故曰解嘲。其實譏時之意。而詠嘆之也。其文有曰。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之辭。○史魯仲連傳。所謂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晉劉伶酒德頌云。無思無慮。其樂陶陶。

多得少得。自有定分。一階一級。造物所靳。宜達而窮者。陰陽為之消長。當與而奪者。鬼神為之典掌。付得失於自然。庶神怡而心曠。噫。可不忍歟。

階級。即士之爵祿品級也。謂祿之厚薄。莫不皆由天

賦於人之造物素定。而不可出位妄求也。宜達而窮者。如原憲清靜守節。宜其顯達。而反貧窮。所居之室。桑樞甕牖。上漏下濕。陰陽即易之道也。為之消長者。猶云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之類也。當予而奪者。如冉伯牛以德行著名。宜當與之考壽。而反嬰惡疾。而奪其壽。故孔子稱其命也。夫鬼神者。亦陰陽之理也。為之典掌者。猶云鬼神害盈而福謙之類也。○宋范文正公岳陽樓記云。登斯樓者。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

聽讒之忍第六十九

自古害人。莫甚於讒。謂伯夷。溷謂盜跖。廉賈誼。弔湘。哀彼屈原。離騷九歌。千古悲酸。溷胡困切水濁貌。

西漢賈誼。洛陽人。文帝即位。河南守吳公薦之於朝。帝召為博士。時年二十餘。絳灌之徒毀之。出為長沙王太傅。抑鬱不自得。時經湘水。追悼屈原。作文投水。弔之。以自喻。其辭有曰。恭承嘉惠兮。竊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托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鵂翱翔。闕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聖賢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躒廉。莫邪鈍兮。鉛刀為銛。隨卞

隨湯讓天下而不受者。夷伯夷孤竹君之長子。遜國而逃。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遂餓而死。孟子稱聖之清者也。皆古之廉潔者。今反謂之溷濁。跖盜跖也。躑躅也。皆秦楚之大盜也。今反謂之廉。皆為讒口所移。害之甚也。莫邪寶劍。今反謂之鈍。鉛刀鉛錫。本質懦鈍。最為無用。今反謂之鈇利。喻讒口顛倒如此。○屈原者。楚臣。與楚國同姓。仕懷王為三閭大夫。職掌王族。入則與王圖事。出則應對諸侯。王甚珍之。同列上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踈屈原。屈原被讒。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上述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異君覺悟。反於正道。其辭有曰。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阻。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時秦昭王以書誘楚懷王。會武關。屈原諫王無行。王不聽。遂被拘而不返。而楚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復作九歌。天問等篇。冀神已志。以悟君心。而終不見省。不忍見宗國之將危。遂赴汨羅之淵而死。其後百餘年。賈誼亦遭讒被黜。故作文以弔之。特刺讒人之害物也。互見楚辭。及賈誼傳。離騷。顏師古曰。離遭也。騷憂勤也。亦有周雅。十月之交。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詩小雅十月之交篇云。無罪無辜。讒口訾訾。下民之孽。匪降自天。註云。無罪而遭讒。然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皆由讒口之人耳。此周大夫作以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而賦巧言。寺人傷於讒。而歌巷伯。父聽之。則孝子為逆。君聽之。則忠臣為賊。兄弟聽之。則牆闥。夫妻聽之。則反目。主人聽之。則平原之門。無留客。噫。可不忍歟。閱與入呼。

巧言。詩小雅篇名。小序言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刺幽王也。其二章有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溷。亂之又生。君子信讒。註云。亂之所以生也。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溷容不察其真偽也。亂之又生者。則既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巷伯。詩小雅篇名。巷者。宮內道也。伯者。長也。主宮內道之官長者也。即寺人也。小序言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以刺幽王也。故云彼讒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卒章又云。寺人孟子。作於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孝子為逆。即申生伯奇之類。是也。忠臣為賊。如賈誼屈原。及乎吳之伍子胥。殷之比干。宋之岳飛之類。是也。○詩小雅棠棣篇云。兄弟闕于牆。外禦其侮。言兄弟在牆內。不能無小忿相闔。然或有外侮而來。

則必同心併力以禦之。○易小畜九三爻辭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言夫失為夫之道。不能正其家室。至於夫妻之間。而有怒目相視者也。○戰國策趙勝號平原君。門下食客常數千人。適隣有躡者。勝美人臨樓而笑之。躡者造門請斬。笑者頭勝不肯斬。客漸去。後斬而詣謝之。客復來。備詳笑忍。

無益之忍第七十

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此召公告君之言。萬世而不可忽。

書旅爨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謂言不可作無益之事。而害有益之事。然後事功乃成。不可貴重遠方奇異之物。而輕賤民常日用之物。然後民用乃恒給足。此武王克商之後。而西旅乃獻犬。高四尺者。曰爨。武王受之。時召公職居太保之位。恐王玩物喪志。作此以戒于王。至於萬世之下。不可忽畧斯言也。

酣遊廢業。奇巧廢功。蒲博廢財。禽荒廢農。凡此無益實貽困窮。

書五子之歌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有不亡。○老子淳風章曰。民多技

巧竒物滋起。○漢景帝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也。錦繡纂組。害女工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工傷。則寒之源。此李克對魏文侯之語。○吳韋曜戒博奕論有曰。今世之人。不務經術。好翫博奕。至或賭衣服。妨日廢業。終無補益。○西漢成帝大誇胡人。以多禽獸。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袋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張羅網。置罟捕熊羆等獸。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時有楊雄上長楊賦以諷之。見本傳。故胡曾詩云。漢帝荒唐不解憂。大誇畋獵廢農收。夫如是。傷農廢業。豈不謂貽遺窮困之源。而何。

隋珠和璧。蒟醬筇竹。寒不可衣。饑不可食。凡此異物。不如五穀。蒟蒻俱雨切。又作拘桑椹。取實為醬。

楚隋侯出見蛇傷。取藥封之。蛇啣珠以報。徑寸。夜光燭室。名曰隋珠。見白帖。一說以杖挑放水中。備見屠殺忍。○卞和楚之野民。得璞玉於荆山。奉而三獻於楚王。王使玉人琢之。果得美玉焉。遂命曰和氏璧。備見不遇忍。○西漢唐蒙。武帝時為番陽令。使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枸醬。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犍牻江。犍牻音臧。歌蜀江數千里。出番禺城下。蒙歸。問蜀賈人。

賈人對曰。獨蜀出枸醬。多持出市夜郎。由是蒙上書。請通市夜郎。置犍為郡。拜蒙中郎。發卒治道數萬人。卒多物故。見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及武帝元光五年。鑑○西漢張騫。武帝使西域。自月氏還。具言西域諸國風俗。言臣在大夏時。見筇竹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毒。即今稱天竺也。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此其去蜀不遠。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郡。發使求身毒。行一二千里。其北閉氏。笮南。閉嵩。昆明。殺畧。漢使終莫能通。見張騫傳。及元狩元年鑑○永嘉陳氏曰。天下之士。

巧於中人主之欲者。因國家之所宜成也。故庭柯越雋之開。枸醬竹杖中之也。○西漢鼂錯言於上曰。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見本傳。及文帝十一年鑑

空走桓玄之畫舸。徒貯王涯之複壁。噫。可不忍歟。涯音宜晉桓玄。溫子也。先都督荆江八州軍事。舉兵反。自為大將軍。相國。封楚王。玄初欲飾裝。先命作輕舸。載服玩書畫。或問其故。乃對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眾皆笑之。後與劉毅等戰於崢嶸州。玄常漾舸於舫側。以備敗走。由是眾莫有鬪心。毅等乘風

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玄為督護馮遷斬之。見安
帝元興二年三年鑑。言空製此無以為用。○唐王涯
字廣津。太原人。博學文宗朝為宰相。泰和九年。因甘
露之禍。執涯等誣以謀反。腰斬之。先是涯家書多與
秘府侷。前世名人書畫。嘗以厚貨鈎致。以金玉為奩
軸。斷蓋垣納之。重複秘固。若不可窺。及就誅。為人破垣。
剔取奩軸金玉。而棄書畫於道路。見王涯傳。然此用
心。皆無益於身家。故云徒貯。

苛察之忍第七十一

水太清則無魚。人太察則無徒。瑾瑜匿瑕。川澤納汙。

家語孔子曰。古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統
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此
子張問入官治民之職。而孔子答之如此。○左傳宣
公十五年。晉大夫伯宗言於晉侯景公。諺曰。高下在
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
也。謂言凡事之高下在心。度時制宜。川澤之廣。汙濁
之水。無不納焉。高山大藪。毒害之物。無不藏焉。瑾瑜
美玉。亦或藏瑕疵。國君之尊。亦時有含忍垢恥之事。
此皆天之道也。蓋小惡不損大德也。
其政察察。斯民缺缺。老子此言。可以為法。

老子順化章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謂言其政教急疾。以察察為明。則民不聊生。缺缺然。日以踈薄。斯言足可以為後世法則。故云。

苛政不親。煩苦傷恩。雖出鄙語。薛宣上陳。苛音何。小草喻細頻也。

西漢薛宣。字贛君。東海剡人。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為長安令。治有名。成帝即位。以宣為中丞。上䟽言時政得失。有曰。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措各以其意。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上嘉納之。見本傳。

稱糞而爨。數米而炊。擘肌析骨。吹毛求疵。如此用之。親戚叛之。

淮南子稱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治大也。○南梁常侍賀琛陳四事於武帝。其三有曰。至於百司。不論國之大體。惟務吹毛求疵。擘肌析理。以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迹雖似於奉公。更成其威福。長弊增奸。實由於此。註繩逐者。以繩糾其過失。而即斥逐之。見大同十二年鑑。○又西漢晁錯。惟務摧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証其君。見中山靖王傳。以此致七國亂。豈不謂親戚叛。

之者乎○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

古之君子。於有過中求無過。所以天下無怨惡。今之君子。於無過中求有過。使民手足無所措。噫。可不忍歟。惡去聲。

趙宋張驛曰。鄒浩以極諫得罪。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見言行錄。出程氏遺書。鄒浩宋人。元祐中為太學博士。徽宗朝拜右正言。謫昭州。大觀中復龍圖待制。孝經云。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魯

論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屠殺之忍第七十二

物之具形色。能飲食者。均有識知。其生也樂。其死也悲。

樂音洛

物者。飛潛動植之總名。形者。體狀也。色者。顏色也。謂但具形體。顏貌之微物。若能飲啄者。皆有知覺運動之靈性。生則樂之。死則悲之。故說苑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荀子禮論篇云。凡生乎天地之間。有血氣之屬。莫不有知。今夫鳥獸。若亡失其群匹。越月逾時。則必反沿過故鄉。則必徘徊焉。然後乃去之。又見記

三年問

鳥俛而啄。仰而四顧。一彈飛來。應手而仆。俛音免。

韓文送文暢序云。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又見禽經。○
戰國策。莊辛謂楚襄王曰。夫黃雀俯啄白粒。仰棲茂
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
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加乎其頸也。

牛舐其犢。愛深。母子牽就庖廚。斃穀畏死。舐神旨。切說
文以舌取食也。

東漢太尉楊彪子脩。為曹操所殺。後操見彪。問曰。公
何瘦之甚。對曰。悔無日。殫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

之愛。操為之改容。見楊彪傳。○孟子齊宣王坐於堂
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曰。舍之。吾不忍其斃觫。若
無罪而就死地。註。斃觫。恐懼畏死貌也。

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環。漢川報德之蛇。明珠一寸。勿
謂鱗羽之微。生不知恩。死不知怨。

後漢楊寶。弘農人。年七歲。行於華陰。見一黃雀。為鷓
鴒所搏。墜地。為螻蟻所困。見而憐之。因收於巾箱內。
採黃花以餵之。經百餘日。瘡愈。毛成。飛去。旦去暮來。
忽一夜。變為黃衣童子。向寶再拜謝曰。我是西王母
使。往蓬萊。為鷓鴒鳥所搏。感承君拯濟。今受使南海。

當別去。以白環四枚報曰。好掌此環。後世子孫為三公。辭去遂絕。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為三公。見續齊諧記。○楚隋侯。姓祝。字元暢。因往齊國。見一蛇在沙中。頭上有血。隋侯以杖挑放水中而去。後回至蛇所。乃見此蛇含一珠來。隋侯意不敢取。是夜夢脚踏一蛇。遂驚覺。乃得雙珠。見搜神記。一說隋侯於庭中。忽見有光明。開戶視之。見一蛇子啣珠於戶外。吐珠在地。曰。我龍王之子。因戲草中。為牧兒所傷。感君見活。故以此報恩耳。珠徑寸。故云。○鱗者。魚龍之類。羽者。飛禽之屬。雖云微物。猶懷恩怨也。蓋雀

羽屬。蛇鱗屬。活之者既知恩。報以環珠。害之者豈不銜怨。故曰。勿謂生不知恩。死不知怨。

仁人君子。折旋蟻封。彼雖至微。惜命一同。

折旋。曲折回旋也。蟻封者。蟻穴之封土高也。晉王湛。字處冲。嘗策馬於蟻封。回策如縈。縈者。回旋也。蓋王湛乘馬避蟻穴。則曲折回旋而避之。乃仁者之心也。又朱文公敬齋箴云。擇地而蹈。折旋蟻封。

傷猿細故也。而部伍被黜於桓温。放麇違命也。而西巴見賞於孟孫。

晉桓温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

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桓公聞之。怒。命黜其人。見世說。○說苑貴德篇。孟孫獵得麇。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繼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子傅。左右曰。夫西巴有罪於君。今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麇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麇。鹿子母鹿母也。又見淮南子。

胡為朝割而暮烹。重口腹而輕物命。禮有無故不殺之戒。軻書有聞聲不忍食之警。噫。可不忍歟。

記玉藻王制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又曰。君子遠庖廚也。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故者謂祭祀賓客嚮食之類也。非此而弗殺也。○孟子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註云。飛曰禽。走曰獸。夫君子凡見此物之生。必不忍見此物之死。凡聞此物將死而哀鳴。則不忍食此物之肉。此不忍之心。仁之端也。

禍福之忍第七十三

禍兮福倚。福兮禍伏。鴉鳴鵲噪。易警愚俗。易去聲。

老子順化章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倚。因。

也謂人因遭禍而能悔過責己則禍去而福來。若人得福而為驕則福去而禍來。更相倚伏。不可以得而定也。東方朔著鴉鳴經。以占禍福。又西京雜記。樊噲問陸賈曰。自古帝王人君。皆云受命於天。謂有瑞應。豈然乎。賈曰。有之。夫目矚得酒食。燈花得錢財。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則百事喜。小固猶微。大亦宜然。君非大命。何以得之。此語皆傳於世也。沿襲已久。最易警戒時俗也。故云。

白犢之恠。兆為盲目。征戍不及。月受官粟。戍音庶。

列子說符篇。宋國有好行義者。三世不懈。忽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兆也。居一年。其父無故盲。牛復生一白犢。居一年。其子又盲。官為給養。後楚攻宋。丁壯者死大半。獨此人父子有疾。皆免。及解圍。而疾俱復。

熒惑守心。亦孔之醜。宋公三言。反以為壽。

宋景公時。熒惑以其守心。召司星子韋。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可移於相。子韋請相。受災。公曰。相吾之股肱。豈可除腹心之疾。移於股肱。可乎。曰。可。移之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是

寡人之命固盡矣。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君延壽二十一年。是夕星果三徙舍。見新序及宋世家。

城雀生烏。桑穀生朝，謂祥匪祥，謂妖匪妖。

說苑敬慎篇。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非天灾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爵與雀同。工人占之曰：凡小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時，詭福反為禍。當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

占之曰：桑穀者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書咸有一德曰：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大戊贊于伊陟，作原命。史稱大戊懼而修德，桑穀死。殷道復興。廟號中宗。

故君子聞喜不喜，見恠不恠，不崇淫祀之虛費，不信巫覡之狂諄。信巫覡者愚，崇淫祀者敗。噫，可不忍歟。覡胡切

家語及孔子傳。仲由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唐魏元忠見猿看火，犬呼人，鼠拱立，皆不為異，稱為見恠不恠。○記曲禮曰：非其祭而祭之，名之曰

淫祀。淫祀無福。○莊子曰：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生死存亡，禍福壽夭。男曰巫，女曰覡。○史陳後主時，張貴妃工厭魅之術，假鬼道以惑後主，置淫祀於宮中，聚諸女巫，使之鼓舞，因叅討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妃必先知之，以白後主。後主由此重之，執政大臣亦從風而靡。緣此怠於國政，致煬帝來伐，國遂滅，俘貴妃斬之。此不謂之信巫覡者愚，崇淫祀者敗乎？其才德出衆者，豈肯信崇於斯。

苟祿之忍第七十四

竊位苟祿，君子所恥。相時而動，可仕則仕。墨子不舎朝

歌之邑。志士不飲盜泉之水。

趙宋王禹偁撰待漏院記曰：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無所取焉。○唐李懷遠曰：因人之勢，高士恥之。

○左傳：隱公十一年，傳曰：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孟子曰：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說苑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鄒陽傳云：邑號朝歌，墨子回車，蓋朝歌者，衛邑。紂使師延作朝歌北鄙之音，靡靡之樂。註朝歌者，不時也。

析圭儋爵。將榮其身。鳥猶擇木。而况於人。

揚子解朝文曰。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析分也。儋都談切。荷負也。○左傳哀公十一年。孔文子將攻大邾。訪於仲尼。仲尼荅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兵革之事。未之聞也。命駕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

逢萌掛冠於東都。陶亮解印於彭澤。權臯詐死於祿山。之薦。費貽漆身於公孫之迫。逢音龐。

漢王莽殺其子宇。滅中山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汜鄉侯何武。司隸鮑宣等數百人。海內震焉。時有逢萌。

字子慶。北海都昌人。為亭長。既而擲楯。嘆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復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後光武連徵不起。見本傳。及元始二年。鑑。○晉陶潛字元亮。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五斗米折腰於鄉里小兒。乃遂解印綬去。縣賦歸去來辭。備見不滿忍。○唐權臯字子由。秦州畧陽人。擢進士第。安祿山表署幕府。臯度祿山且叛。以其猜害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天寶十四載。使獻俘京師。還過福昌尉仲謨。密約以疾召之。謨至。臯

陽喑。直視暮而瞑目。暮為歛之。臯私逸去。吏以詔書還臯母。母謂實死。慟哭感行路。故祿山不知虞。乃歸其母。臯候於淇門。奉侍晝夜。南奔既度江。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取慕為屬。後顏真卿表為行軍司馬。召拜起居舍人。辭不就。見本傳。○漢費貽蜀犍為郡人。初公孫述徵辟。不肯仕。漆身為癩。佯狂以避之。後光武吳漢擊殺述。成都降。蜀地悉平。徵貽。仕至合浦太守。見東漢獨行譙玄傳。及建武十二年。鑑携持琬琰。易一羊皮。枉尺直尋。顏厚怛怩。噫。可不忍歎。韓文公送窮文曰。携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

彼糠糜。琬琰。玉主也。謂棄守身之大節。逐刀錐之末利也。○孟子陳代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宜若小然。且志曰。枉尺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亦可為與。註八尺曰尋。言所屈者小。所伸者大。若為之者。計其利耳。如以利則枉尋直尺。亦可為與。復引虞人守道而不枉。見與。王良羞詭。遇而獲禽。以曉諭之。甚言其不可枉。已從人也。○書五子之歌曰。顏厚有怛怩。顏厚者。外而見於面者。覺似皮厚。而著於內者。實有愧恥之心。謂竊位苟祿者。亦猶是也。

躁進之忍第七十五

仕進之路如堦有級攀援躡等何必躁急

入仕曰仕路。又曰仕途。按隋百官志。一命為仕。至於九命為三公。猶循序而進。亦猶趨堦而有級。漸漸升於高也。翟方進傳。欲相攀援。師古曰。援引也。躡等躡跨也。記學不躡等。齊張融昔求三吳一丞。雖屬差舛。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知堦級。堦級不知融。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趙宋宰相范質。有從子杲。求遷秩。乃作詩曉之曰。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為耳。

遠大之器。退然養恬。詔或辭再。命猶待三。趨熱者以不能忍寒。媚寵者以不能忍諛。踰牆者以不能忍媮。穿窬者以不能忍貪。

莊子繕性篇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謂之以智養恬。註云。恬靜定也。定能生慧。故曰以恬養知。智吾有生之初。本來無物。何以知為。如此而後能靜定。故曰以智養恬。遠大之器者。高遠寬大之器。量非斗筲之才量也。○詔或辭再者。如李令伯。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乃上表辭。以祖母劉病日篤。愿乞終養之類。是也。○命猶待三

者。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待湯三聘然後起之。諸葛亮躬耕南陽。致劉先主三顧而出茅廬之類。又左傳襄公三十年。鄭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者三。乃受策入拜。○晉王悅釋時論曰。東野丈人謂永氏子曰。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魯論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註云。媚。親順也。謂與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賈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故以此諷孔子。而孔子答言。若逆理則獲罪於天。豈媚竈而

可免乎。又漢武時有李少君。以祀竈却老方見上。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親祠竈。久之。少君病死。帝亦悔之。見郊祀志。并元光二年鑑。○孟子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常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謂男女生長。而不待父母之命。令媒妁之通好。而或鑽穴隙以相窺。或私過其牆以相從。非惟父母賤

之通國之人亦皆惡而賤之。喻人屈已以徇利。枉道以事君者。無異於是也。○魯論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穿。穿壁也。窬。踰墻也。言為盜者。於幽暗處。則穿壁踰垣而竊取其物也。夫以上數言。乃比類而引諭也。

爵乃天爵。祿乃天祿。可久則久。可速則速。

宋范祖禹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君所得專也。故位與職祿。皆曰天。見孟子萬章問友章註。○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故曰

仕止久速。各當其可。

輦載金帛。奔走形勢。食玉炊桂。因鬼見帝。虛夢南柯。於事何濟。噫。可不忍歟。

戰國蘇秦。雒陽人。師鬼谷先生。出遊數載。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皆笑。秦慚於自傷。於是得揣摩篇。習之。遊說六國。以抗強秦。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北有林胡。西有雲中。南有潭沱。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且夫秦之不能害燕。明矣。於是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臣竊以天下諸侯之

地五倍於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并力西向攻秦。秦必破矣。趙王曰。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由是說韓魏齊楚皆以國從。嘗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聞先生如聞古人。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天帝。今乃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見本傳。及戰國策。○盤谷序云。奔走於形勢之途。○漢地里志云。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向。變化無常。輕疾制敵者也。○南柯夢。淳于棼家廣陵。宅南有古槐。棼醉卧其下。夢二使者曰。槐安國王奉邀。棼隨二使者入穴中。曰。大槐安國。王曰。吾南柯郡不理。屈卿為守。至郡。省風俗。察疾苦。郡中大理。凡二十載。乃寤。尋古槐下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榻。有大蟻。乃槐安國王。又尋一穴。直上南枝。乃南柯郡也。見異聞錄。并陳翰大槐宮記。

勸忍百箴考註卷第三終

